

刊叢說小生學助童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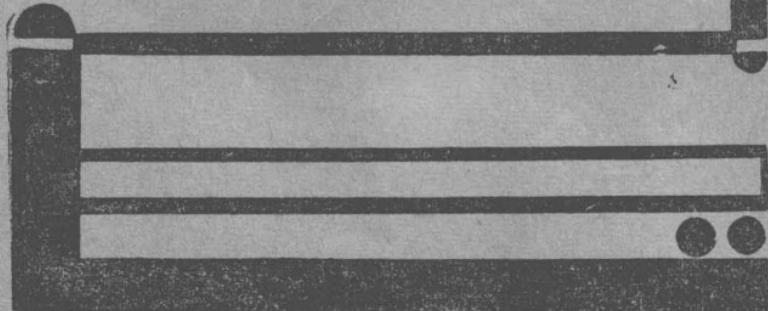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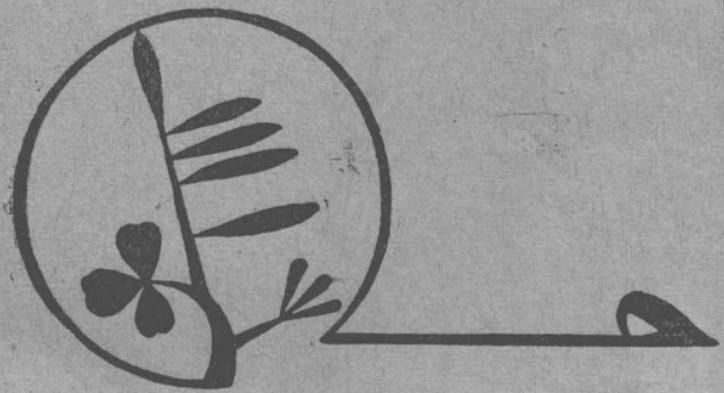
6



中學小說叢刊

第六冊

童年



本叢刊繼中學生創作叢書而

精選全國中學生作家的小說
作品來編成的。每冊八萬字
，實價四角。全部十二冊。

書名列下：

許壽民主編

中學生小說叢刊

- | | |
|--------|--------|
| 第一冊利那 | 第二冊風波 |
| 第三冊秋蟬 | 第四冊落葉 |
| 第五冊悲戀 | 第六冊童年 |
| 第七冊重逢 | 第八冊幻滅 |
| 第九冊深情 | 第十冊信稿 |
| 第十一冊溪邊 | 第十二冊離愁 |

中學生小說叢刊

每冊大洋四角

主編者 許壽民

上海四馬路五五二
七三五弄第三十號

發行人 高坪書

印刷者 協新印刷公司

上海麥根路叉袋角
上海四馬路五五二
七三五弄第三十號

發行所 中學生書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廿二年五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二年五月出版

上海中學生書局

地址——上海四馬路五五二號（中華書局西首）

中學生叢書	中學生辭典	中學生創作叢書
中學生書指導(上)	中學生百科辭典	共廿冊 每冊三角
中學生讀書指導(下)	中學生文學辭典	一、雲倩
中學生作文指導	中學生人名辭典	二、追求
中學生反日指導		三、微笑
中學生婚姻指導		四、湖邊
中學生問題	中學生文學讀本	五、弱者
中學生文學	一、散文集	六、心痕
中學生日記	二、應用文集	七、失禁
中學生遊記	三、小品文集	八、回家
中學生生活	四、創作小說集	九、往事
中學生書信	五、翻譯小說集	十、雨天
中學生創作(上集)	六、詩歌戲曲集	
中學生創作(中集)		
中學生創作(下集)		
中學生翻譯	中學生文學叢書	日文新書
中學生小說作法	她的肖像	標準日華辭典
中學生小說(長篇)	中國民歌千首	日語漢譯辭典
中學生小說(短篇)	女兒	速成日語讀本
中學生戲劇	矛盾(徐茂本)	速成日語文法
中學生童話	中學生生活素描	速成日語會話
中學生音樂		速成日語用例
中學生詩	社會科學概論	
中學生演說	倫理學綱要	其他新書
中學生談話	社會學綱要	文藝園地
中學生小品	中國社會思想史	愛的文庫
中學生隨筆	中國資本主義史	初夜的知識
中學生中國史	資本主義批判	戀歌與情詩
中學生世界史	社會思想概論	夫婦愛的創造
中學生文學家	新哲學概論	女學生結婚指導
中學生思想家	新約作文法	女學生戀愛故事
	讀書法入門	女學生小說

(本書局詳細書目，函索即寄)

一 目 次 一

被摧殘的心弦	平藝員養成所 涂敦友	一
妹妹的喪禮	湖北省立一中 黃德全	四七
愛裏的深秋	江濱立達學園 鄧昊予	五五
握手和接吻	北平十七中學 宋志斌	六四
失望	無錫洛社鄉師 邵 健	七七
童年	雲南石平縣中 張志仁	八一
紅楓時節	浦東中學 尹鏡嚴	八九
佩娟	貴州省立師範 羅象賢	九一
最悲痛的一日	安亭三縣鄉師 孫子系	九七
夢中的她	太原國民師範 郭克謙	一〇二

畫像	臺灣中學顧若鳴	一〇五
黑夜	蘇州中學蔣元焚	一一三
生活的血跡	浙江農村中學徐允武	一二六
愛的過程	上海華夏中學朱中德	一二四
最後一天	江蘇常州中學王博淵	一二七
夢	饒培	一三〇
驚恐	正定第七中學劉應隆	一三四
夏夜	杭州民教學校陳也之	一四二
照會	甯波縣立女中林遠蔭	一五〇
死友	上海石毅中學趙心波	一五四
貧與死	廣州嶺大附中林光	一五九

被摧殘的心弦

徐敦友

是近薄暮的時光了。

陽光軟綿無力的平鋪到地平線；疏散的樹影，頑長的臥在地面上，路旁尚未染盡着秋色的碧草，遠望去，從雲彩相映的落日，幻成玫瑰色般的大地，混合了這一望無際的路旁青茸的草兒，成為一種烟霧迷離的緋色的陰影；一種細長而搖曳不定的光輝，似乎在爬行着一般的，在綿延而弛緩的晚霞裏向着天邊馳動。

在 S 公園中，有一座被湖水圍繞着的八角形的小亭，亭前有一半被圍於水，在湖與亭間相接之處，都依其天然之形勢砌着石堤，樹立着彎曲的欄杆，在此欄杆內又隨着地勢的曲折而設立着幾條長靠背的坐椅，因為此亭位於 S 公園之中央，且地位亦

較全園爲高，故若站立在這亭中，可以周覽全園的景色；這時太陽的光輝，雖則是軟綿無力的照着，而遙遠的垂柳，被斜射到的陰影，也隱隱遮到此亭的一部；幾個立在亭中身軀碩長的游客，是被映到碧色的湖中，清秀的碧波，尙從微風中蕩漾起輕微的漣漪；從赭色般落日的晚霞中又射照出金蛇般的光線，在水中浮動，幾位似乎很優閒的學生，游客，在亭中徘徊着，在這落日綺景中，對着這清秀的湖水，口中都是不斷的吟唱着一些愉快而自娛的歌調，在舒發着他們胸中優閒生活的情緒。

在亭邊左旁，有一條距亭稍遠的長椅，從亭中望去，其位置是處在比其他特別低的地方，故此在該椅上的一對青年男女，爲着欄杆及倒垂的樹枝阻擋，僅能看到他們的頭部，至於說話的聲音，却非在這亭間的人們所能聽得到的了。

一羣無數的小鳥似受到驚恐一般的從林中飛起，零零落落的散飛到亭上及湖邊，接着從樹林下走去一羣嬉笑自若的男女，從距得他們很近的椅邊路旁走過，女郎被驚動一下的將頭移轉過來，儂望似的目送着這一羣男女到亭中後，方始將目光收

回，青年這時也稍微將頭動了一動，但隨即將身軀站起。

他有英偉的身軀，並且具有健康美的身軀，面上各部份很勻緻的配佈着，從儀容上看來，尤其是在眼部，可算是具有熱情足夠給人愛慕的青年，在他英武的氣概中，可隱隱見到他有着特殊的男性的偉美，這時臉上是掛起幾分憤怒，從憤怒中，可以窺見他內心的蘊藏，是一件極紛擾而不能解決的一件事，在心中彷徨，由過度的氣憤中，在面上只顯出幾條青筋在額間弛動。

女郎也起身軀來，但是她僅將頭部稍為轉動了一下，即隨問着青年男子說：

『琦哥，我還是想着你將計劃變動一下，不要這樣的決絕，我們的前途是有為的。』

女郎這時將身軀完全移動過來，面向着青年，說出這幾句似乎要求般的話，聲音是微帶着淒愁，臉上尚掛着幾條淚痕般的跡印。

『萍妹，^我還是走了的好，而且這已經是久已計劃定了的……』青年帶着十分

肯定的音調婉轉的說着。

『那麼你不替我設想一下？』她聲音是微顫的，同時將手帕遮住臉部。

『我已經想到了，這是爲着我，同時也是爲着你；只有這一途，才能將我們兩人的問題同時解決，而且此後你未來的幸福是無限的！像我這一個天涯淪落，塵市漂泊的人，此後，自無幸福可言，但我亦不對幸福有所希冀！』

『呵！原來你是這樣的爲着我……你辜負我了……琦哥！』她悲不自勝的轉身倒在椅上，將頭反靠着椅背。

『我不會辜負你的！萍妹，從目前的形勢看來，我不走，嚴重的悲劇將要加諸我們，我又何忍做此悲劇的主角，而去犧牲有若干幸福的人，將自己陷於不能恢復的痛苦中，就是，僅爲着你，想眼前的幸福……』

『呵！數載深情，廢於一旦。我還說些什麼……』她嗚咽着不能成聲了。『……明知你是別有所戀。』她稍停了一下說出這話後，隨即又將頭翻過，背向着他。

「啊！別有所戀？你又何忍來搥擊我這顆創傷的心哪！我知道你不能相信着我的苦心，我命運給與我的不幸，有誰能深切的了解？我現在我已持起時代賜於我的幻滅的苦酒，而在喝着了，你怎能知我將要嘗受到何種辛酸的滋味……」他也是很淒楚的含着淚，將身軀倒在椅上。

『琦哥，我是相信你的，但是你也不應當再給我以這樣的難堪。』她悠悠的將頭抬起，語聲帶着緩和的說；同時將一雙手去握着他的隻右手。

『…………』

『你除了這一條路，還有旁的方法？』她又是要求似的問着他。

『唉！四圍的環境，已是惡劣如此，我亦手空空能有何種力量！』

『我不是說過幾次，只要努力的盡我們人爲的力量，將來儘有可爲的日子；來日方長，你何必只逞着一時的性子而灰心到如此！我已抱着最大的決心，我對你決不會有所辜負。』

「謝謝你對我的美意喚。萍妹，事實上，在……方面我恐怕將要辜負你了。」

「你對我是這樣麼？你忍心做得出？」

「不的，|——|，我決不是故意的這樣的做；懇切的說：我愛着你，永遠的愛着你，從我進這人世起，短短二十一載的當中。——在這孤苦而冷漠的，獨立在荒原般的生涯中，——心靈是早已受盡了冰擊與雹打了，四周盡是些冷意，從未受着任何的熱情的慰安；祇有你，萍妹，你是唯一的給着我心靈上溫馨的一個天使，祇有你使着我這早已殞冷的人生，未致於全部失去生意，感覺到這人間尚有這種偉大的熱情，灌輸到我這已失知覺的生命，使得有復甦的機會，你給與我的這種慈惠，我心中十分的領謝，而珍藏着了，難道我真能對你有所辜負嗎？然而，|——|，被人擯棄已失去一切的畸形的孤兒，終是不能有享受着這人間幸福的權利的，我不怨天，不尤人，你給與我這種偉大的熱情，我抱着萬分的歉仄，不能有機會來償還，同時我不加以絲毫的嫉妒，對這目前的環境有所反抗，——理智上使得我不能有反抗的餘地，——事已如此，我怎能將你的幸福

和快樂掠奪去，使你轉入到痛苦的漩渦中，我的種種委曲，我是希望你能諒解。』

『我的未來處境，不是依舊和你同樣的可憐，現實的迫害，已加之於我的雙肩，你固然是想此後高飛遠走的，但是你不願到我此後承受着他們給與我現實的迫害和不幸嗎？』

『我決不會不珍重你的前途的，我不是說過我去了，這是對於我，同時也是對於你；着想那浸滲於萬惡的金錢勢力之下及一切的人們的目光，祇是注射着我？對於你，他們只認為是由於我的牽連，他們毫不顧惜的用毒辣的手腕向我們進攻，其正面便是對於我，惟其是如此，向我們正面衝突，是不可能，不衝突，事實若長此下去，將要落到一種不幸的結局。萍妹，我是一個什麼也不足道的人，我對於你的愛，是始終如一的，真正的愛是永遠的是超過於時間和空間的，我感到在我精神方面，已滲入了你的潔白靈魂的一部；縱然不幸，我們的軀壳是遙遠的永別了，在精神上，我是永遠的保持着你賜於我的偉大的愛，在另一方面，我們要相互的珍重着未來光明的前途喲！』

『……』回答的是無言的低泣。

太陽已沒落到地平線下，大地因着餘光的輝照，尚留存一些殘餘的耀影，漸漸的蒙上了的褐色黃昏的外衣，轉入玄色的蒼茫裏了，消閑的游客，已漸呈星散，沈浸於沉痛悲哀的他們，是無言的飲着行將生離的而不可言訴的辛酸淚水，滿腹中盡是些難言的悲愴和哀怨，直到夜色充滿了他們的周圍，落日的餘暉，已消逝盡了，魚鱗般的浮雲，已隨着落日，由蒼黃而淡灰，而紫黑，和黝色的小峯凝成一片，夜風已漸漸的吹拂起來，滿園的樹枝，都發出颼颼之聲，無數的枯葉，都隨着這晚風的無主的飄落下去，飄落到他們的身旁與足邊，飄落到碧黑的湖水中，由不能靜止的湖水裏，浮出一陣陣落葉和水浪聲，一陣陣亂鶯似啼一般的呼喚聲，刺耳的洒遍在他們的周間，在這幽涼與黑暗交織的夜景中，在這鴉啼與水濤的悲聲中，正和着他們內心的懊惱與悲愴，共奏着生命的哀曲。

黎君琦和安若萍是表兄妹，君琦是一個沉毅而從剛性中又帶着一點柔弱的青年，這種性質的造成，是由於他的命運的不幸所致。因為他自從七歲中喪去了母親而在十一歲時又逝去了父親，只遺棄他孤單的一人；因此在童年時便在他純潔的心的嫩芽中，種上一滴人生悲哀的苦汁，而對於人生起着生活的厭倦。從十一歲到十五歲的這四年光陰，是受盡了寂寞與冷淡的舅母家中的寄養；在十五歲的那一年初中尚未畢業時，就為冷淡的舅母藉口舅父在外埠商業賠累過巨，家庭經濟動搖，生活恐慌而趁機的將他送到距離很遠的H埠裏J姑母家中去。

J姑母在H埠中也算得是一個有聲望的旺家，J姑父原來是由商業上的經營而起家的，他原不是住在H埠，而是由距H埠不遠的K埠遷移過來的；他過去是在K埠商業上發的財，自從前兩年經過了地方上的軍事行動後，繁華的K埠便受着軍事的影響，而蕭條起來，他便由那時從K埠遷移到H埠來，他遷移的動機是為着自己幾年所得的家產，足以娛此晚景，現在很可以擺脫商務的繁累，圖一點晚年的清福；加以

H埠亦可稱爲文化之區，對於兒女的教養，也甚方便。無如生性好動不好靜，對於清閒和安靜的生活，是不大承受得住的，加之受不住大都市豪華的誘惑，更使得他對於目前紙醉金迷的生活有所羨慕。他平素交際手腕也頗爲來得，故便靜極思動，挾其資望想在熱鬧的富貴場中，得一席地，所以他到H埠不久之後，便在H埠的政界上，擇得一相當地位，而投身於政治漩渦。

在他遷到H埠中的第二年，君琦便被距H埠遙遠的M市的舅母送到他家來了。

J姑母因爲念着自己的娘家只剩這一點兒骨肉，當然心中甚爲悽慘，而且她は自幼就對孝養和友愛很講求的人。這原因是由於她自己親族上人口單薄，她的同胞手足原只有一個哥哥，平時很是友愛，自從哥哥中年去世後，她即有心將幼小的君琦接到家中來，但却被舅父接去，在當時的J姑母的想像中，舅父之愛外甥，與姑母之愛姪兒，在親誼上可說是同等的，自無彼此之分，且在那時J姑父尚在競爭商業而在南北奔走之時，自己在家對於家務也頗爲操心，故對於舅父的養育君琦，料想可無擔心。

之處，她決不預想到來此的君琦，由他口中聲敍到是他受到舅母的是寂寞和冷意。當時就很傷心的想到自己從前是太過於信任舅父，以致於弄到如此的結果。所以在君琦來了之後，她便對他特異的加着撫愛，且在當時即毅然決然以君琦今後完全的教養的責任負擔起來。

童時備受着死別和孤單的痛苦的君琦，那時雖然才十五歲，可是他人生孤獨的悲哀，已經將他最活躍的青春和天真完全滅去，而造成他一種特有的孤寂沉靜的癖性；可是自從來到H埠的J姑母家中後，受到她的一種特異的慈祥後，且與着她自己一雙兒女一視同仁的看待，他自從經過這種未曾想像到的能再享受到的這般母性之愛的煦育，他那一種將滅的火燄，竟如重生般的活躍起來。

J姑母只有一子一女，在君琦來的那一年，女兒若萍有十三歲，剛從高小畢業，兒子鈺，只有八歲，就在那一年，君琦便和若萍同考入C中學，君琦進高中一，他們就早晚同去同歸的做走讀生。